

辽宁新发现宋德祐刻本《春秋集注》

王清原

1989年辽宁省图书馆善本组在清理未整理线装书时，发现了一部完整无缺的宋张洽撰宋德祐元年华亭义塾刻本《春秋集注》。该书十一卷，纲领一卷，半叶十行，每行十八字，小字双行，行二十七字，白口，单鱼尾，左右双边。书口下有刻工：谅、圭、玘、缪圭、诜等。宋讳玄、匡、贞、征、桓、恒、完、瑗、慎等字缺末笔，白皮纸印造。详细审视，有宋刻风格。卷前有端平二年（1235年）张洽进书状，次张洽小贴子，次端平元年八月省札，次端平元年九月临江军牒文，次德祐乙亥（1253年）卫宗武序。序云：“夫此书惟临江军有刊本，遭毁之后，董克翁以录本示予，谓不可不寿其传，故钜梓于华亭义塾。”根据此序，可定此书为宋德祐元年华亭义塾刻本。

这一宋版书的发现，不仅为我国古籍增加一部珍品，同时也澄清了该书的宋刻本的版本源流。张洽，南宋时清江人（今江西清江），字元德，号主一。嘉定元年（1208）进士。曾任松滋县尉，知永新县，池州通判，白鹿书院山长。官至著作佐郎。嘉熙元年（1237）卒，谥文宪。为官有政声。见《宋史》本传。曾受学于朱熹门下，治《春秋》之学，著有《春秋集传》、《春秋集注》、《地理沿革志》三书。前此，古今各家书目著录张洽《春秋集注》一书的宋刻本有三：

（一）宋端平二年临江军刻本。书藏台湾故宫博物院。该院所编《善本旧籍总目》（1982年版）著录为二册，惜没有著录行

款及印章等特征。傅增湘《藏园群书经眼录》也著录有端平二年临江军刻本，特征为：“大板框，十行十八字，注双行二十七字，白口，双栏，有端平元年临江军牒文，又省牒，又张洽状，又二年张洽照会，附小贴子，次春秋纲领，钤有‘平阳季子之章’‘平阳季子收藏图书之印……’又‘摘藻堂图书印’”。亦为二册。

（二）宋宝祐三年临江郡庠刻本。行款为八行十六字，小字双行同，白口，左右双边，十二册。北京图书馆藏。《北京图书馆善本书目》、《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经部》均著录此书。

（三）宋刻本。其行款为十行十八字，小字双行行二十七字，白口，左右双边，十册。北京图书馆藏。《北京图书馆善本书目》、《中国古籍善本书目》亦著录此书。又《天禄琳琅书目续编》卷三也著录有二部宋刻本《春秋集注》，一为二册，一为十册。二册本书前行文次序及印章与《藏园群书经眼录》著录相同，但未记行款。根据册数和藏书源流推断，十册本即是北图的宋刻本，二册本即是台湾故宫博物院的端平二年本。

辽宁省图书馆发现的宋德祐元年华亭义塾刻本显然不是宋宝祐三年临江郡庠刻本，因为行款迥然不同。为了验证版本鉴定的准确性，曾寄书影给北京图书馆，希望与所藏宋刻十册本核对。经北京图书馆原特藏部主任李致忠先生亲自核对，二书完全相同。因北图所藏此书无德祐元年卫宗武序，故只能定为宋刻本。辽宁省图书馆此书帮助北图确定了该书的出版年代和出版者。

台湾故宫博物院所藏宋端平二年刻本行款与辽宁省图书馆德祐元年刻本基本相同，只是边栏稍异，傅增湘先生著录为双栏（当理解为四周双栏），德祐本为左右双栏。为了验证傅先生记录的是否属实，我们查阅了解放前故宫博物院编的《故宫善本书影初编》（1929年影印出版），经对照，行款、字体、版式与辽宁省图书馆藏德祐本完全相同，实乃同版。傅先生著录有误，推其所以鉴定为端平二年者，盖因失去卫宗武序而仅据端平二年张

洽状。辽宁省图书馆德祐本的发现，证实了“端平本”实乃德祐本，纠正了版本著录中的错误，同时也确定了原《天禄琳琅书目续编》所收二部宋刻《春秋集注》均为同版，即宋德祐元年华亭义塾刻本。

张洽的《春秋集注》一书问世以来，宋代实际只有二次刻本。第一次刻本是南宋宝祐三年（1255）临江郡庠刻本。端平二年（1235年）书成上交军学并未刊刻，直到宝祐三年此书方刊布于世。宝祐三年刻本方应发的跋语云：“端平间朝廷征所著书，注、传悉上册府，天子需公经帷，力辞，乃以直秘阁奉祠，年七十有七以卒。仆生晚，安敢以芜语系公书后，即刻于学官，因考其本末如此。”此段文字只讲了宝祐三年《春秋集注》刻于学官，并未言及端平二年刻书事。又张洽曾孙张庭坚在元代重刻《集注》序文中云：“春秋集注……端平甲午宣进于朝，集注刊郡庠，景定庚申（1260年）燬焉。”（引自《经义考》卷189）。此段文字也只说《春秋集注》初刊于郡庠，与方应发的跋语相符，可见也是指宝祐三年所刻。而宝祐三年临江郡庠刻本，可能即是初刻。惜此版只存五年，印行数量不会很多。第二次刻本即是德祐元年华亭义塾刻本。此次刻本的传本，现知已有三部，分别藏于辽宁、北图、台湾，比宝祐三年本为多。因各家书目所著录之书皆因失刻书序，或误定为端平二年刻本，或只能定宋刻本。这一刻本，元代以来很少有人知道。张洽曾孙在元代重刻序中只提了临江郡庠一刻，却未提华亭义塾一刻。则嘉靖四十二年书坊睦樗重刻序文中也只字未提德祐刻本。清初纳兰成德编的《通志堂经解》收有张洽《春秋集注》，卷前有德祐元年卫宗武序。从其序文看，纳兰成德所用的底本确实是宋德祐元年华亭义塾刻本。但是这篇序文并未引起人们的注意。可见德祐刻本几百年来鲜为人知，并非因其无有传本，而是因其传本多缺少德祐元年序文。

作者工作单位：辽宁省图书馆特藏部